

中
復
堂
遺
稿

中復堂遺稿目錄

桐城姚瑩展和著

男濟昌校刊

卷一

變鹽法議

上陸制軍辭南鹽議敘書

與陸制府言事書

黃右俊近思錄集說序

桐舊集序

胡母龔太宜人墓誌銘

跋方存之文前集後

卷二

平賊事宜狀

卷三

至陽朔言事狀

至荔浦言事狀

至新墟回成算已得事尙可爲狀

覆陳軍中雜事狀

濠江虎船撤防狀

向提軍開路放賊言不可恃狀

請叅李瑞狀

向提督藉病逗遛狀上中丞

會商分派官兵進剿攻城狀

覆中丞兵數數實狀

我兵進攻龍眼塘未克攻城狀

初十日進兵情形狀

親至古排查詢軍務狀

十九日進攻報中丞狀

古排軍中回言事狀

卷四

查覆松山一帶道路狀

查覆東路情形狀

查覆禁絕賊營接濟狀

請派兵防梧郡狀

覆中丞狀

永安城賊潰逃狀

十八日各路追賊勝敗狀

三鎮陣亡及增防荔浦狀
各路進止及城市完毀狀

查覆永安殉難文武狀

二十四日潰賊所至狀

又報中丞狀

支應局員逃走狀

陳賊必上省狀

陳獲永安州學印信狀

二十八日報中丞狀

陳永安善後事宜狀

至荔浦報中丞狀

荔浦報制軍狀

至陽朔報中丞狀

陽朔再報中丞狀

覆中丞壽授省機宜狀

又復中丞狀

籌烏都統身後狀

籌興安狀

卷五

致烏都統

與達都統

與前鹽道林

致左江道楊

與廣西藩臺勞

覆貴州黎平府胡

致江蘇巡撫楊

與嚴觀察

與吳署方伯

與烏都統

與烏都統

覆烏都統

再與向提軍

覆吳方伯

與吳方伯

覆烏都統

覆烏都統

與嚴方伯

覆馬都統

覆嚴方伯

右文七首尺牘六十一首 先君刻中復堂全集後出也
嗚呼庚戌辛亥之歲 先君既赴李文恭之招未幾文恭
引疾遂爲陸立夫制軍所留旣而更張鹽法所言不用辭
歸不許強以九江驗鹽事文中所爲有辭議敘書也尋以
大臣薦 授湖北鹽道未履任有廣西之 命

當粵寇初起執常危蹙苟善爲之不致燎原迺諸將驕蹇
不和良策不用遂成潰決 先君以翼長請令赴援凡一
時地執兵形精慮熟籌言無不盡又須調和諸將撫勵士
卒卒之事權不屬竟成巨禍而 先君勞瘁憂憤竟不起

矣悲夫原存狀牘二百餘首遭亂散佚僅有存者先君
嘗曰吾集未可去取當使後人通觀前後知其生平也小
子不肖守緒不淑罪無可追願卽此殘編亦足見一時志
事矣用付剞劂以貽後人同治乙丑季夏男濟昌謹識

中復堂遺稿卷一

變鹽法議

嘉慶道光間兩淮鹽法之敝極矣淮北無商陶文毅力行票法而轉盛獨淮南未及變法僅奏請數端減輕課本以恤商而已當時雖云恤商而病根未去淮南鹽法仍未有瘳也病根奈何一日出鹽之場竈一日銷鹽之岸店二病不除鹽法未見其可矣道光十六年文毅嘗問瑩曰有勸淮南並行票鹽者可乎瑩曰淮北課少而地狹淮南課多而地廣其事不同夫票法之善以去商販之束縛而民便之也有票販有水販票販納課赴場領鹽運至西壩而止爲時數月行內河數百里耳水販則皆淮北引地諸府州縣之人至西壩買鹽而歸散售於州縣食鹽之戶謂之水販官惟責課於票販而不問水販票販惟售鹽於水販而不問食鹽之人地近

而易從此其所以善也淮南不然其引地遠在楚西三省且有長江千里之險若行票法則票販斷不肯赴場領鹽且冒險千里運至楚西其遠者運及儀徵而止耳楚西水販亦斷不肯冒險售鹽於淮南如此是楚西無淮鹽也三百一十九州縣之人能淡食乎惟驅使食蜀粵之私耳淮南鹽既無所銷售課將十去七八國家何賴焉文毅乃止然至今日文毅之法又窮於淮南矣昔者鹽膏再護運司庫貯實銀常三百六十餘萬歲解京外諸餉未嘗告缺今司庫存銀纔十餘萬京外諸餉積欠又數百萬官與商皆爛額焦頭相顧束手矣淮南額引一百四十餘萬儀徵改捆歲常七八十萬猶以爲少今額年儀捆僅三十萬捆工數萬人餓者大半環監掣號呼乞活而無以應之殷商運鹽能行二三萬引以上者不過十餘家新綱每開幾於無商可派積引如山復多懸而無

著運司計窮惟以率由舊章四字藉口藏拙大府籌議補救又沮格不行商人困極無如何矣十一月十九夜楚北停鹽忽被天災焚去四百餘艘逃存不過三分之一淮南商課本一炬而去四百餘萬衆商聞之魂魄俱喪同聲一哭相與僉呈告退通計淮南資本不及千萬今一炬失其大半欲責其運行千餘萬金之鹽以輸國課恐加以嚴法而不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更甚於道光八九年間矣尙能無變法乎變法奈何曰法半做者猶可補救圖全今做十之八九如病者僅存一息耳非大瀉大補之不可大瀉大補者減緝私之費以收場竈之鹽撤楚西岸店以免匪費之弊而已夫緝私之途不一自鄰私外以江船夾帶之私場竈透賣之私爲大江船透賣七八出於場竈其病由垣商相時謀利不能多收竈戶之鹽竈戶不能枵腹以死也執不能不私售於梟販例禁雖嚴

而無所用若清查場竈實數每竈出鹽若干分爲四季垣商收不盡者官爲收買俾竈戶得以生養何必犯法售私乎垣商之鹽以備商運官收之鹽以應官辦口岸較之用銀買自垣商者費本不更省乎官辦鹽本旣省何致復有欠課第收鹽之費不賞司庫不能復籌此款則莫如減緝私之費以收鹽計無善於此者蓋緝私一項歲常費數十萬大抵有名無實不過委員稍分梟販之利益其私橐耳無益於公久矣今大加裁汰第存扼要之所數區及總督隨時賞犒委員之用可歲省其費之半飭淮南二十場大使責令按季收鹽報明備用如有短欠不實嚴定處分官運口岸之委員無須鹽本但須運岸之費是去緝私之虛名拔梟私之病根而益官岸之實用此其爲大補者也楚西岸店其弊無窮始爲商人買鹽收課本而設旣乃爲地方文武取用不窮之府乾隆中卽有

匣費之名屢經裁減迨道光十年奏定每引四錢以銷鹽之數計之也而不肖有司則不計銷數而定爲歲額楚岸七十萬西岸四十萬不問費所由來第以額定賂規爭取之而已近十餘年楚岸日增至一百餘萬蓋名爲歲額而有重支有疎借習以爲常是無增額之名而有加費之實也復有往來遊客隨時抽釐不能定數蓋自總督鹽道以至州縣委員無復念商情之苦者矣楚西岸店之人無非淮南商親友復借有司之措克貪求而浮報用數分潤入己此所以歲至一百餘萬也夫以銷鹽一引輸費四錢計之楚西匣費年僅當數十萬耳而違例妄取加增之數及於百數十萬試思國家歲課幾何尙年欠百數十萬而又有司之腹者反絲毫無欠且重支豫借過於其額今中外度支如此之絀

聖主日夕憂勞大小諸臣食何人之祿不能爲

國分憂而

相與營私蠹耗於公如此其能無愧於心乎楚鹽因岸店所在漢口人烟稠密無地建倉又時有火患是以皆船泊省會由鹽道給發水程聽各縣水販子店分鹽散售然自九江大姑塘以下楚西二境二十餘州縣皆坐視鹽船之過而不能買商鹽仍須自省運回價值安得不增是以人情不順皆爭買船戶之腳私商鹽爲例所拘轉不許開船售賣此成何理耶法令皆自相束縛以困商民及其敝也

國家亦暗受其害而不知夫爲法而病商病民以至病國猶斤斤守之而不敢議此非愚也私耳昔陶文毅原奏本有僉商於黃州等處認運口岸之議而楚鹽道詳稱設店卽有應用經費恐不肖商夥影賣脚私致漢岸水程無從稽查西鹽道則稱所僉之商新置店屋鹽倉以及岸店辛工日用核算店費浮於水販赴青山領鹽水脚商力難賠仍必增入鹽價似多窒礙

遂格不行夫添店僉商誠有如二道所云者然實則假爲公言以陰遂其就近魚肉商人之計且既有省店又於中途添店資費皆須重出故不願行今不僉商添店但令商鹽船至九江姑塘卽准其開釐分給水販子店運售或自至各府散售其楚西岸店皆撤有留者官不必問但令赴兩鹽道請領水程一如淮北票鹽西壩以上官爲稽查西壩以下但給水程其餘聽之則官民皆便火患胥除兩省匪費仍遵定例按數由淮南完納運司委員批解交兩鹽道分給如此則岸夥無自浮鬪不肖有司無從重支豫借遊客無騷擾可省匪費百萬設本商願在青山或九江大姑塘一帶立店者聽之可也楚西接界卡要之地緝私文武照舊設立其費亦令商納司庫備文批解鹽道不許私取於商蓋鹽法本爲國課羣下收其餘利以資辦公可也然亦止可十之一二今正雜課纔

三百數十萬而岸費已一百數十萬是三分而及其一盛時猶爲
違制况凋壞至於今日歲完正雜課不及二百萬而岸費猶一百
數十萬有加無已雖幸眾爲諱匿

上無嚴詰其如商力不

支何哉今以淮南之姑塘九江當淮北之西壩姑塘九江以上既
處處稽查嚴密姑塘九江以下大開法網去其束縛聽商售賣但
約以水程邊卡仍設官緝私地方官毋庸責成銷鹽分數則文武
不能額外多取店夥不能影射浮開遊客不能抽豐騷擾然後岸
費之浮增可節而正雜課之輸納可盈蘇商之困下利民而上利
國中不失辦公之資楚西文武衙門及委員店夥俱有人
心宜亦無怨此其所爲大瀉者也誠使大府原議諸條頒行而益
以大補大瀉之法是雖不行票鹽而實半師其意淮綱其猶可立

乎

上陸制軍辭南鹽議敘書

庚戌十一月十六日

本月十一日一書敬申連奉憲函感謝之意計冬至節間可達鈞座矣聯臬司示知本月初二日札行前月南鹽成效一奏已奉議敘之旨錄示謝恩摺稿仰見鴻業嘉績上結宸衷

中外同深悅服矧受知如瑩者其歡慶更何如耶聞聯臬司談次及憲台告以獎勵出力人員當為瑩請復道職不勝驚愧憶前在江甯時曾面諭及此當經辭謝何以未蒙鑒許是當時尙未深辭微忱也伏思人之立身必期以行踐言國家賞功尤當循名

實實瑩薄材涼德竊不自揣嘗欲追蹤古人而以行不踐言為懼東髮孜孜於今六十年矣南鹽改票之議始自憲台上年節蒞兩江之後見淮綱頽壞運絀課懸深為憂慮力求整頓之方廣集羣言勤加咨訪歷半載而後決計本年二月童護運司甫定議上詳

而故復蒙深鑒能辦此事者毅然以謝丞爲總局副之以范倅而以魏牧至海州整理又蒙

聖主特命聯臬司及劉運司二人

隨同憲台辦理聯臬司精明獨運劉運司堅定不撓是以明慮所及諸人皆能遵奉力行四月開局不數月而成效已著瑩七月奉檄到場其時全局已定毫無贊襄八月到卡不過遊奉定章督同在卡諸人行之無弊而已其新章成效實無纖毫可言乃蒙垂念微員欲加提挈蓋大賢愛惜之深欲借此爲汲引之路耳不待指摘之加而撫躬循省愧怍多矣孟子云君子三樂不愧不作爲首今有此愧怍無乃奪其樂而予之以憂乎伏讀憲台遵

登極

舉賢一詔陳言有云世皆以此爲捷徑誠哉是言也烏可使瑩爲捷徑之人又豈可誤憲台以矛盾其言乎且人口出一言必思可復況其筆之於書傳之天下後世者其可躬自背之昔楚昭王失

國屠羊說從亡既返國行賞及說而辭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大王返國非臣之功不敢當其賞夫屠羊賤業也且不受無實之賞瑩昔使喀木嘗深取之以爲可使妄希榮利者勸載入康輶紀行第十三卷中方將風示末俗今乃自背之則生平所著書皆虛僞之言可一炬焚矣君子愛人以德必不肯以太牢盲爰居也古不少自好之人名節自矜及其老也貪念一萌墮其晚節天下後世惜之生平不敢妄自菲薄既嘗見許於世之君子矣時以晚節不終爲懼若老而貪冒榮名不自喪其生平乎瑩既自愛欲踐其言不敢不以踐言望憲台也夫及今日獎勵之章未上言之猶可止也若此章既上則辭之難矣即使瑩可辭而憲台已爲過舉矣其何以對知已哉抑瑩有請者此次帶疾應 詔實於本籍起程呈內報明乃本省撫憲於復奏傳 旨摺內但言已起程前赴

江甯未及帶疾之事竊以爲憾伏讀兩次 恩綸皆云俟南鹽

辦有成效送部引 見前曾乞請憲台免引 見伏望此

次於摺內一言姚瑩前因九江距家甚近是以帶疾就道實在年

近七旬衰病不堪引 見該員屢次陳請伏乞 聖主俯如

所請如果病甚不能辦事准其告退則感成全之德于無涯矣披

肝瀝膽出於至誠伏乞仁鑒

再有請者已故淮北監掣同知童濂前于倡議改變鹽法之時該員力上詳請是始議變新章者童故丞之力也其議已蒙采納行之矣又上年一奉檄調卽預籌加北票十萬引以備捐賑之需深蒙嘉賞乃變法之議甫上旋卽病故又蒙憲台深爲惋惜優恤其家生卒皆同感激矣獨恨其不及見變法之成功也童故丞爲人剛直公事精詳其服官潔已忘私鹽務諸商一無所染臨沒猶戒

家人不詳受其賄其賢于人也矣今既爲諸人敘請獎勵竊願不沒其最先詳議之功爲之議敘該員已加府銜可否加贈道銜不惟慰該故丞于地下且使生者聞之益感奮鼓舞矣

與陸制府言事書

本月初十日准運司咨奉憲臺札准湖廣督憲咨據湖北鹽道詳現在存河引鹽均已銷盡此乃向來未有之事其在途殘鹽又未運到民間淡食人心不無惶惑等情咨請飭司卽速催令現已開行在途殘鹽及已捆新鹽趕運來楚接濟民食奉此移咨職總卡速催各卡鹽船運到隨到隨放等情到職總卡當經行令九江卡員查自七月二十八日至現在止陸續過卡商販殘鹽新鹽暨倡導官運引鹽若干引在陸家嘴已賣若干引分往各州府縣行銷若干引尙未銷售者若干引現已在途未到漢岸者若干引逐一

查明稟覆去後茲據九江卡員及隨員洪國柱許乃常鄭士彥周貽孫等稟稱九江卡以來自七月二十八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其過卡仍歸漢岸銷售者舊鹽六萬八百餘引約計子包二百九十二萬餘包又改新換照鹽六萬四百餘引約計子包二百九十二萬餘包又官運倡導引及商販新鹽自八月二十三日起至十月十五日止過卡鹽共二萬二千九百九十引計六十斤大包二十二萬九千九百包合八斤四兩子包約一百九十餘萬包總共過卡舊鹽新鹽合子包七百七十二萬餘包卑職等細詢來地承買轉運銷售之水販等據稱鹽船有赴漢岸發賣者有在沿途及陸家嘴陽邏等處發賣者職總卡伏思新章在九江設卡並非在九江設岸所有商販運楚省鹽船到九江卡稽查截角後聽商販自往湖北各府州縣發賣官不過問卽所稱在九江發賣亦係停泊

隔江北岸湖北黃梅縣轄之陸家嘴地方並非江西地面是以楚省之鹽散售楚省之人非如向來聚在漢口一岸可以稽查銷數之暢滯又查楚省向來年銷不過五十餘萬引春夏爲滯月秋冬爲暢月四六分計秋冬六個月暢銷亦不過三十餘萬引現在除赴漢岸及各府地方外十月半前商船皆停泊陸家嘴發賣日來水小間各商船尙須前泊揚邏地方發售亦係黃州府轄距漢口不過數十里通計自七月二十七日至今僅兩個半月過卡新舊鹽已十四萬四千二百餘引內有新鹽二萬二千九百餘引足抵舊鹽三萬四千餘引尙有已報開江及陸續捆運之鹽若十一月運到九江再得二十餘萬引楚省似可不虞淡食不得以漢岸一處聚集之鹽較向時少數遂指爲民間淡食之據且楚省如果缺鹽則水販聞有鹽船所在自必蜂擁而來今水販來者雖陸續不

絕並未見其蜂擁則是各路尙非真缺鹽之明證也再江西省岸存鹽年內總可銷盡而西省商鹽至今僅到一萬餘引尙望釐催後運爲要除再飭各卡員遇有到卡鹽船隨到隨放不許片刻停畱外所有現查鹽船過卡引數及停泊發賣均係在湖北地方並非在九江銷賣情形合併查明稟陳鈞鑒

再風聞湖北川私潞私充斥而來商運淮鹽在漢岸者尙有積存未銷之數甚多楚省並不緝私但以缺鹽爲排擠兩淮題目某現已密遣人往漢口查訪但恐不足爲憑可否仰請憲台飭委明幹地方府廳一員前往密查商鹽尙存若干私鹽是否充斥實在情形稟覆先行入奏以免彼中先以缺鹽藉口上章之處伏乞裁酌又聞勞光泰有上書憲台爲楚憲覺其不便追回之事未知果已追回否勞光泰書稿抄傳者甚多中言鹽價一層最爲可惡不

但其心不可問且使願辦准鹽者見之疑阻殊礙招來伏讀憲台
新札運司未盡事宜內一條有前算成本未計水脚程費而價有
長落則當因地因時令各商立一公局定價傳單不許私行長落
至減不得在四十文以內至長不得出五十文以外等語此一層
大妙似宜會同楚憲出示足破邪說不可遲也前日聯臬司條議
禁止立行輿情窒碍難行以致來者又復渙散因已奉憲批准飭
行未便有言今此一條是明哲已有所見更願迅卽定議出示曉
諭大有裨益又聞有議糧船准帶官鹽者此事甚有關係姑無論
糧船借此夾私所過文武莫之敢問且糧艘專載 天庾粟米
一經裝鹽則洶瀟之後不可裝米從前水手私帶有限不過頭艙
稍艙私載而已若准帶官鹽則旗丁衛官皆思俾利官鹽外任意
夾私將頭艙稍艙滿載併及正艙設使來年不到通倉號變必有

人以准帶淮鹽之故歸咎兩淮則大不便且裝鹽之船難久改造
經費不貲此不可不深長思也尤有慮者本年新商不過二三其
七八仍是舊商竭力本年既令多運新鹽又令代完舊欠各商當
火災之後復受此重困派領之鹽至今無力抽運轉瞬新綱須開
不及數月卽當 奏銷前此認運之鹽既多未運無課可回商情
趨利際此旺銷之時如果有力誰肯束手坐設雖有嚴刑峻法不
能驅迫無如之何能無相與倒斃乎聞汪福茂姚臨宇鍾福盛皆
已支絀萬分倒罷甚速其次支允祥亦可憂也夫准綱所以支撐
至今者賴有三五殷商也扣次倒罷誰與支此大局乎在准日久
日觀前此之事甚悉昔者徽商如鮑有恒江廣達西商如王履泰
尉躋美皆挾千萬金資本行之數十年及其敗也不過三四年豈
惟奢淫亦由多運滯消轉輸不及江廣遠尉躋美監追久之首爲

之結案其次如莊玉興許宏遠資本原不甚厚而以頻年派運有加無已旋即身亡業歇又如浙商黃際泰原辦數旗竭力奉公實多客本及其亡也亦即倒歇數旗惟存溥生一旗勉強支住雖門面尚在時爲債主追呼僅存包振興一商稍稱殷實然資本亦不過二三百萬老兄弟沒後各房分辦今惟振興咸吉二旗爲一股元泰元慶爲一股自楚西年年滯銷成本佔擱賞力愈不如前然此數旗年來兩房合計尙辦十餘萬引在目前以爲殷實矣然較之往昔猶其小焉者耳一再擠之倒罷亦易運司迫於 奏銷不得不行派運而年有所加成本佔擱益多其無力運行者情執然也此時新章初立招徠雖云不乏然尙未見有能辦三萬五萬引之新商若不將此數舊商保護大局果何所把握乎鄙意新綱之開但得萬餘引卽可以開其端且儘新商招徠以辦來年二月

奏銷伸各舊商將鹽捆運到岸行銷半年之後其氣稍舒轉轅回
課再辦來年綱鹽以副八月 奏銷新舊相與維持准綱庶可無
虞耳夫鹽務以轉運爲要今各商認運六七十萬引時已數月報
運出江者寥寥到楚西二卡者纔數千引併官運計之不及三萬
新引運鹽已見其難轉輸更何從問以一心退伏之人迂拙之見
久不合於時賢或有以括囊相勸者顧念以憲台之明見知非同
恒泛若以避嫌之故緘默不言旣負知己且無以對 聖明展
轉三思用敢曉瀆爲此曲突徙薪之計惟憲台鑒其愚誠幸甚

黃右爰近思錄集說序

甚矣人心陷溺之端有由來也聖人道遠縱橫之說興而人皆急
於功利清靜之說起而人乃流於刑名自是治天下者不出此二
端矣漢武始求六經訓詁章句之儒徒以干祿起家六朝議禮時

有依據然皆驚於聖人之蹟未有得聖人之心者也荀揚五子稍明聖道而純疵互見韓子倡言仁義宋儒闡明心性然後聖人之道大明歷宋元明至

本朝康熙中非日月之中天乎乾隆

三十年後武功極盛亘古之所未聞海內承平四夷賓服天下人心乃大生其奢侈四庫館啟始以教人讀書文其疏陋繼乃大破藩籬裂冠毀冕一二元老倡之於上天下之士靡然厭其所習之常日事親異射利爭名以爲捷徑復有所謂漢學者拾賈孔之餘波研鄭許之遺說鑽磨雕琢自以爲游夏之徒其於孔子之道復背道而馳人心陷溺極矣於是上自公卿下至州邑依然不出功利刑名之見剛復者或貪婪而無忌陰柔者惟逢迎以保祿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防蕩然無復存者至於海外數萬里之遠夷以其隙侵侮中國

天子雖有外攘之志而中外大臣類焉不

振莫不驚心咋舌罔知所爲相顧聚謀惟以和夷爲事辱

國喪師不知憤恥其有奮義討敵者反抑之以悅敵人甚且奏請
重興異教若恐人心陷溺猶有未盡也嗚呼此非衰敝極變之候
乎

天佑大清

聖人繼世仁孝英明整頓紀綱深以

吏治日壞人心日澆爲憂首務任賢去邪

明詔所頒天下

垂涕蓋天道剝極必復

帝德王道於焉大明一洗腥穢息

邪說以正人心不在今日乎夫人心陷溺之故皆由騫外日遠是
以日澆也何以援之惟一反觀於內而已近思錄一書非今世之
藥石哉黃生右爰習聞惜抱先生之說於陳氏旣嘗從事考証矣
謂是非本源之學也乃取元明以來先儒所以發明此書者廣集
而爲之說成四十卷可謂富矣余嘗反復觀之歎爲正本清源切
時之藥石也俾速梓之以廣其傳庶幾贊助

聖明出治之

一端乎嗟呼孰謂人心世道爲非切近而可須臾忽之也哉道光庚戌嘉平月姚瑩序

桐舊集序

昔人談詩才力或限於一代風氣或囿於方隅有餘者每恨粗豪不足者又嫌淺弱豈非作者之通病哉至於鈔選諸家則又意爲進退或去連城之壁而拾其硤碣使作者面目不存精神澌滅是亦詩人之一厄也

國朝持論之善足洽天下大公者前有新城尚書後有荏家惜翁庶幾其允乎歸愚沈氏所得本淺論詩僅存面貌而神味茫如其當乎人心之大公者蓋寡矣然此通一代或數代言之非一都一邑之作也至一都一邑之作近世鈔刻尤多囿於方隅往往又滋詬病吾桐則不然竊嘗論之自齊魯川給諫以詩著有明中葉錢田間振於晚季自是作者如林康熙中

潘木厓先生是以有龍眠風雅之選猶未極其盛也海峯出而大
振惜抱起而繼之然後詩道大昌蓋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以及元
明諸大家之美無不一備矣海內諸賢謂古文之道在桐城豈知
詩亦有然哉亡友徐樗亭嘗病木厓未見後來之盛欲通前後更
鈔之購求精擇三十餘年乃有桐舊之鈔其人存者不錄余在臺
灣君從陽城寓書述意而艱於鐫刻之資余深歎之未幾君歸家
旋卒余亦多故不能助君成之也嘗以屬里中諸君子是時光聿
原方伯已有桐城叢書之刻於是馬公實通守力任其事復屬蘇
厚子重加審校編爲三十卷凡例一本樗亭而附樗亭之作於徐
氏末爲君已亡也咸豐元年某月竣工夫襄陽耆舊傳古人景慕
前賢之所作也茲以桐舊名集樗亭之意豈不曰吾以是著耆舊
之思乎矧前賢苗裔其企慕又何如也樗亭往矣異時必有續是

集而爲之者合律元叢書觀之可徵吾桐之文獻矣姚瑩謹序

胡母龔太宜人墓誌銘

某以庚戌之春識如臯胡君連耀於金陵君以太宜人憂歸館於趙氏接其人君子也八月余之九江逾兩月連耀以書及狀來曰吾母將以某月日塋得先生誌其墓感且不朽按狀太宜人姓龔氏湖北監利人也其家素豐獨泊然視之長歸胡氏紉蘭府君故貧隨父俊書府君賈於楚太宜人入門侍姑孫太宜人篝燈紡績姑旣寢猶業女工冬夜四鼓霜雪甚十指已僵不輟以所業佐供菽水米不足炒豆繼之夏無完席冬無完裙處之怡然如在室豐厚時先是祖姑喻太孺人居如臯俊書府君歲常歸省後遣孫太宜人遣侍而紉蘭府君就揚州鹽務家乃稍裕矣是時連耀已生太宜人事翁姑教幼子勤苦操作如在楚時紉蘭府君在揚納側

室郭氏生二子連輝連城而亡太宜人撫妾子一如所生俊著府君患風疾展轉床席久之太宜人隨紉蘭府君躬侍湯藥三年至於翁歿不懈歲癸卯連耀既得鄉舉孫太宜人患墮膈不起太宜人年六十八矣晝夜悲戚曰吾子幸獲之喜不能易吾姑疾之憂也甲辰連耀成進士肄業庶常益悲曰恨吾姑不及見也乙巳連耀散館改吏部主事以

太皇太后萬壽覃恩賜贈祖父母

及紉蘭府君太宜人皆得從五品封太宜人喜曰姑愛孫三十年今可稍慰乎連耀通籍可供甘旨太宜人常以所入濟貧乏者而自作苦猶昔日吾爲貧人知貧人苦也且吾安能忘昔之不足導後人以華靡習也及已酉連耀以親老請就東河甫治舟迎紉蘭府君及太宜人就養而太宜人已嬰疾弗瘳遣教連耀曰吾家素貧汝能振其家復何恨然孫太宜人臨歿有言曰吾志不樂富貴

連耀異日苟得徵祿瞻親友當早退守吾邱墓勿戀仕途吾與孫
太宜人同此志也連耀謹誌遺命不忘嗚乎賢矣太宜人卒年七
十有三三孫以十一月某日葬縣西夏宜莊姚塋爲之銘曰

本末以豐贄約其中惟茲懿德勤苦有終姑有徽言毋貪廕仕生
以服膺歿以教子溫溫其德秩秩其音鐫此貞石式好式銘

跋方存之文前集後

文章一事欲其稱量而出積于中者深則鬱之鬱之不可遏也則
停之養之如或忘之順乎其節然後發焉又必以其時也故其析
義必精立言必當學欲其廣而取裁欲微意欲其昌而樹辭欲卓
未能行也則訥其言無所爲也則韜其光百家之精茹之辨之一
心之運卷之舒之片言彌六合累牘有餘味若此者其庶幾乎存
之才識有餘吾不量其所至輒書數言卷端異時業成請以證之

道光戊申十二月望後二日某記

中復堂遺稿卷二

平賊事宜狀

廣西土箸民人皆苗獠狗獐不過十分之三其七皆來自外省之
客民湖南最多廣東次之貴州又次之地瘠水迅產米之外不殖
百貨男子嬉遊仰食于婦人操作健于男子嬉遊者多故習爲
盜賊而外盜亦因之而入有土馬外馬之稱故治粵者首重捕盜
近十年來大吏疎于緝捕盜賊益多復有奸民結盟拜會聚集匪
黨千百爲羣盜匪會匪幾于遍地大吏憚于大舉苟且粉飾于是
匪徒曰熾始猶不過截河抽稅劫掠村墟及徒黨旣衆又見官兵
懦弱遂抗官拒捕入城戕官會匪乘機乃敢公然爲逆矣前二年
湖南匪徒雷在浩李沅發皆延及廣西二逆伏誅廣西匪徒乃大
舉發而廣東之匪亦遙爲應和上年陳亞潰一股雖平而平樂慶

遼潯州思恩南甯太平諸府賊匪分股聚多自向提軍李周二制軍到營屢加懲創羣盜漸見破散而武宣之大股會匪聚眾萬人其勢尚熾該匪自稱後明有洪秀泉者稱太平王以廣東花縣人習天主教之馮雲山爲軍師曾三秀梁老四爲左右將軍韋正爲文官專理詞訟自牛排嶺大黃江兩次爲官兵擊敗後屯聚武宣之東鄉近日竄至象州之寺村中平北仗新墟等處官兵圍剿尙未得手而兵已久疲又不能和睦羣情渙散不肯用命故未見有功今中堂以忠誠重望仗鉞臨邊雲霓之望父母之懷不克以喻惟地形賊勢兵情民隱或有未盡陳左右者謹臚舉數端以效芻蕘一得之愚惟俯賜察覽採擇行之幸甚

一曰收人心

自古成大事者以得人爲本欲得其力先得其心未有心悅誠

服而不出其力以從令者也論者皆謂軍令宜嚴是誠然矣然賞罰者馭眾之大權不可任一時之喜怒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則眾服否則怨而謗其心不服矣何令之能從督師周公忠毅果決出于天性而過于急暴每有所聞未加審察而輕喜易怒往往舉發錯悞事後知之必悔悔則自責而謝過明日復然是以人懷恐懼陽奉陰違莫肯出力憤兵將之不用命則益怒嚴參示威而眾心愈益不服苟救其失宜慎舉動賞罰審當人心自然悅服矣今宜先行犒師以猪羊數百頭酒數百瓶清暑辟瘟藥數百料遣人宣諭各營以師旅日久疲苦將領以下遍加撫問必雷動歡呼感悅以爲中堂愛我而人心得矣蓋嚴急之後易于見恩也

三曰和將士

分歲以來楚兵與黔兵不和鎮算兵又與常德兵不和兵與勇
不和東勇又與西勇不和故上年向提軍所至皆捷而今年無
功也師克在和未有不和而能克敵者今宜以中堂手諭提鎮
諸將從容曉譬大義解其夙怨令提鎮轉諭將備以下庶可和
睦各營有事互相策應矣

三曰簡精壯

古人云軍事先謀士必精壯此言徒勇不能有功徒衆不能簡練
也今西省額兵二萬二千分守各汛外楚黔滇三省之兵數已
逾萬益以各處壯勇又將數千可謂衆矣然未經挑選大抵精
壯可用者不過十之二三率皆惰游之夫勇于私鬪怯于臨敵
是以少能殺賊今宜先令各營自行挑選實在精壯奮勇者造
冊派親信大將覆加挑選厚以錢糧以爲頭敵每戰更番迭進

而衆兵繼後則奮勇爭先不至見敵輒走不堪久戰矣

四曰治練勇

地方有事必先團練以本地之民守本地之村莊城市自顧身家其心可固雖未必皆能勇敢得力而多一團練卽少一股賊亦可以助官兵之聲勢否則爲賊所用矣蓋地廣賊多不能處處以兵策應而不應又無以爲守故必使民人自爲守也至于外省壯勇有剽悍可用者亦宜募用犬抵以本地之團練保守地方以外省之壯勇隨營剿賊二者皆不可少特此等練勇有事時固得其用而事後散之甚難又若輩多桀驁不馴管帶駕馭不得其人易于滋事事後散而無業勢必作賊是在善其區處耳

五日先攻大賊

廣西賊股衆多梧州慶遠柳州平樂南甯太平思恩諸府賊股
衆多以堂名稱者不可勝舉或七八千人或三四千人或一二
千人今雖屢有破散朕屯聚尙多又有東省廉州欽州肇慶來
者東省之匪如凌十八劉八溫大賀五皆時來時去朕此等剿
捕尙易爲力惟先在金田武宣現竄象州之會匪洪秀泉韋正
等一大股最爲猖獗其人衆萬餘心力頗齊非諸匪之比議者
皆謂先去其易後除其難殊不知諸賊易辦者其股甚多辦一
股非分兵勇二三千人不能辦兵分則力薄今聚兵盈萬屯勇
數千僅可與大賊相持不能決勝若再分兵單弱其何以禦之
且各股賊殺之不盡餘黨必歸併大股是爲淵駭魚非計之得
也故宜厚我兵力先破此大賊所謂擒賊先擒王也朕則羣盜
其留之乎曰非也羣盜所在皆有兵勇特無多耳羣盜之衆者

如鬱林博白一股已有滇兵在地矣其次則南甯桂平近日有賊數千俟新兵到後分二三千人擊之而大兵則注意象州會匪不日添調四川安徽湖北之兵陸續必到六月望間似可齊集又內帑餉銀亦到足食足兵可爲一鼓殲除之計

六曰入面環攻

賊屯聚象州內連武宣自東鄉新墟三里墟廟旺墟台村以至寺村北仗新寨中平數十里村庄皆其巢穴今之官兵所堵截者紫金山滇兵在其東北界嶺楚兵在其正北馬鞍山黔兵在其西北象州大營兵勇在其西此四路者彼已知之有以備我矣東路東南正南西南四路我兵力不足未之堵截彼亦不之防備宜及大兵齊集之時探明路徑剋期入路齊進攻之彼入面受敵猝不及防破之必矣此賊大股旣破其餘賊心胆皆驚

朕後分兵勦捕勢如破竹矣

七日各營將領不宜輕易更換

各省之兵心力不一惟本營將領習知其兵長短喜忌之所在臨陣之時兵將熟習乃可收指臂之效若驟易生手帶領兵不習將將不習兵必不可用心手不調安能行事卽如前日掣回秦周二鎮以烏都統代領黔兵立爲賊撲營而敗傷亡將備二十餘員兵二百餘人是其明證也將來各營之兵宜仍交本營將領管帶而以新到大將督之則可矣

八日賊未窮蹙不可輕言招撫

自古悞國之人皆主招撫近代熊文燦陳奇瑜其彰明較著者矣朕降兵降將未嘗不可立功

本朝之用孔有德洪承

畴黃梧施琅非前明之降將乎卽明季之高傑李定國皆降賊

也賊必自審我之兵力足以馭之乃可未有我兵未振而先事招撫者也彼以爲官兵無如賊何而倚仗于我則其心驕雖降不爲我用多所需索而不厭其求則仍畔去耳未有私憾于賊徒貪吾之餌而受撫一旦所欲不遂則其心二矣嗣後如我兵未大勝賊未大敗必不可輕言招撫自增肘腋之患

九曰獎勵有功不可先其私人

賞罰者用人之大權賞罰公明則衆人心服而爭先出力賞罰偏私則衆心解體觀望退後莫肯用命勝敗之數全在于此自來主將皆有私人或其所親或其所愛打仗毫無出力惟俟有勝仗獎勵則竄名其中冒他人之功以分其賞此素傑所以灰心死士所以墮淚也請示諭各營將領報功務求確實更加訪問衆口一辭朕後登諸薦牘倘有親愛私人冒功濫列查出

但除名且坐主將以欺妄之罪如此則人心悅服出力者必多而可勝敵也

十曰團練出力不可不予鼓勵

地方團練卽數百人亦卽有數百人之經費號衣號旗器械火藥鎗礮其用不少地方富足者易辦廣西貧瘠民間少有富戶各村莊集舉此事衆人鳩貲不易西省民人捐貲百金卽抵東省捐貲千金矣現在各地方舉行團練者不少除賊所殘破之地人民逃亡未歸無可團練外亦有地極貧苦無能出貲舉事者不得不官爲籌費或官民各半或量予津貼并查各團練人數之多寡是否整齊令其造冊報官查驗屬實卽量其所練人數酌予空頭札付分別賞給頂戴生監賞給七八九品軍功職銜民人賞給千把外委頂戴紳士奏請議敘倘更立功生監民

人准其容部補官紳士優擢如此則鼓舞歡欣行之必眾矣
十事既備更有六宜諭飭諸將嚴申約束

一曰哨探宜明審

自古用兵先求哨探哨探者探賊之情與地之利以爲之防而
設其備也或明遣數十人往哨之或暗使數人改裝探之蓋山
勢險曲或草樹叢翳則察其有無伏兵河水橫截則防其壅遏
上流乘我半濟而決放先之以探繼之以哨朕後大兵前進是
爲萬全

二曰進戰宜更番

賊每出戰皆令其人飲壯膽藥酒如關楊花之類故勇氣十倍
有前無退且分隊而進前戰既疲則以後隊輪流接替古之善
戰者罔不如此我兵何獨不朕宜令諸將約定每出戰必分左

右翼每翼皆分十排第一排接戰或有傷亡則以第二排補缺
鳥鎗五出則以第二排接替二排接戰則第三排如之如此兵
力不致久疲卽不令飲酒亦可恐其醉而凌亂誤事也或言山
徑險窄安能張左右翼殊不知窄徑只可堵塞不可以戰戰則
地稍寬矣或平原或田塍必不止一路卽可分左右翼而進兵
勢乃不孤單諺云單絲不成線是也

三曰諸軍宜互相策應

自古行軍最忌孤軍深入我兵每隊前進旣張左右翼矣而尤
須別路之軍互相策應古人所以有犄角之軍也今宜申令諸
將每路皆分兩軍一軍爲正一軍爲應一軍之中又分左右翼
此戰彼應所以張我之勢而分賊之銳也

四曰駐紮宜聲勢聯絡

行軍最忌中斷斷則聲息不通彼此不能救援宜令諸將扎營相去或三里或五里必有一營前後左右步步相接則聲勢聯絡矣

五日鎗礮宜及近施放

自來我兵之敗多由遠望見賊在一二里之外卽先放鎗礮相去甚遠不能傷中賊人惟懼其前進而已賊俟我火藥鉛彈漸盡朕後盡擁而來我之鎗礮已不可用不得不棄之而走矣又賊每以被脅之人當前誘我俟我鎗熱藥盡朕後出其精銳而來宜嚴申號令使掌隊者執旗視賊行近百步之內鎗力可及朕後舉旗衆兵分排放鎗乃能擊賊而不致虛放如賊不及百步內而妄放鎗者斬是爲最要烏鎗兩排後或間用抬鎗亦可又軍中大礮只以三百斤以下者爲宜輕便易于行用也烏鎗

拍鎗既放兩番則放一礮一礮過後仍復用鎗

六曰抄截宜先事預防

賊與我軍對敵每出號鎗抄我後尾或橫截我軍往往為其挫
蹙是必先事預防一路軍分三段簡選精壯每段以數十人當
前其第三段則令居後為殿時備賊抄如退軍時皆令後軍先
退以前軍為後軍始不凌亂

中復堂遺稿卷三

至陽朔言事狀

辛亥閏八月初八日

本司於初四日午刻登舟士道及長鎮亦已登舟所有文武隨員
兵勇陸續均來惟揀發張令同局發餉銀一萬兩餼位等件候至
初五日辰刻始到又因陽朔地小錢舖無多餉銀半係鹽鐵在省
以銀一千兩買錢一千七百八十千陸續上船初五日申刻方得
開行初七日未刻將至陽朔接該縣稟報烏都統已於初三日晚
追賊至永安州之水竇及文墟地方初四日開仗官兵得勝賊敗
入城現在官兵圍攻等語查大兵旣已追至永安則賊無能爲所
有荔浦以北修仁平樂等處似可無虞騷擾百姓而防堵乃不可
疎懈惟未知此次入城之大股逆匪是否悉數皆來永安抑係分
股尚有在大黎里及藤縣大黃江者否烏都統追躡而來其向提

台及各鎮現在何處是否仍扼守大黃江及藤縣之賊俟到荔浦
後在查方得其詳本司到陽朔將該縣各隘防堵之事稍爲部署
卽馳往荔浦相機辦理或駐荔浦或在永安會同烏都統圍剿克
復永安現同士道長鎮會商再定現有士道長鎮及文武隨員兵
勇多人不能不委員經理行營支應查有河南直隸州徐繼鏞明
暢有才現卽委其辦理而以揀發知縣張爲柄從九伍繼助助之
惟添僱壯勇必須軍裝器械此時皆由省局赴辦應用昨晤自廣
東買鐵委員李步義言東省市買軍裝器械均係現成詢以來往
時日幾何答言往返不過一月果爾似可發銀二三千兩遣該員
往辦似可得用也頃晤士長二人會商事宜二人皆以軍中事權
不一久無成功此次收復永安未有成算若烏巴請將以省中文
武前來功若不成更可設卸省來之人并無事權亦屬無濟必欲

請示以定行止誠非無見但本司與士長不同二人究屬客官臬司則有地方之責城池失守卽當力圖收復豈有城未收復遽行回省之理辭過貪功兩皆不可此次會銜之稟止取和衷而職分不同未便漫無區別會稟到省伏乞中堂分別批示俾得各盡其職實爲公便

至荔浦言事狀

辛亥閏八月十三日戌時

本司於初十日在陽朔發申第二次稟函後卽於十一日啟行途中看圍十一日夜亥刻行抵荔浦縣城茅令在永安州之新墟防堵距城三十里晤守王牧及朱紹恩諸人詢知賊情兵事較在陽朔所得茅令之報頗有不同謹逐一縷陳於左

一賊距永安州城其黨半住城中半住城外每日仍到附近村莊騷擾其北城門則多年久閉居民向不出入并非此時畏懼官兵

而閉其東南西三門則稽查甚嚴一恐我之偵探人混入一恐城內民人出外送信也東城外五里之龍眼塘安設大礮臺以阻我北路之兵

一烏都統紮營仍在文墟距州城二十里在州之南數次接仗皆賊到文墟被官兵擊敗非官兵到城邊也秦定三經文岱二鎮俱在烏營烏營兵勇約六千人

一向提軍巴都統至今未知的在何處或言平坦或言水賢是否與烏都統約會同謀未知其實本司已備信文致烏向巴三位但賊匪阻隔文報不通現係專人送至劉李二鎮營中託其查明專弁遞送方可得達囑其守候回信所有致烏信稿謹抄呈閱

一劉李二鎮於初七日到新墟住營三日移進古排塘紮營在州城東北距城十餘里再數里卽龍眼塘爲賊人設礮之所

一我兵尙未全集未便深入必須各兵齊集方可訂期進攻此時宜先將城外騷擾村莊之賊剿捕再進剿城外駐紮之賊然後可議攻城

一攻城之策以囊土黑夜疊登爲善本司已遣人往平樂府購買麻布口袋五千條備用一者登城最易二者城垣不傷平賊之後無事重修但非此時之急用耳然亦須早備自向提敗後非復前日之情形矣

一本司擬到新墟細審地形路徑卽至古排營中會晤劉李二鎮面商一切事宜

一各處防堵事宜有二一防其外逸一防其內竄自水竇而濛江可達平南梧州自大樟而南可回大黎自夏宜而西可至鵬化而昭平尤爲可慮其道有三自州南之黃村而東可至昭平縣城自

州中之莫村可至昭平之古帶沖自官道可至昭平之古蘇沖自官道文奎之間可至昭平之以孟沖不過二十里十餘里卽昭平境矣此皆防其外逸之路也永安東北以新墟爲平樂荔浦修仁之總隘然自新墟之西北有山路可至修仁自永安之東由洞口茶山而壬山可至新墟之西南自荔浦之東數十里可至平樂此防其內竄之路也內竄有新墟可爲扼要惟外逸難防昭平尤無扼要之處惟有大兵近邇州城耳今向提軍甫從水路取道梧州由昭平而至永安不知何日方到現獨烏都統一軍在文墟夫州城尙二十里未能深入外逸之患尤爲亟亟

一劉李二鎮旣到古排而新墟仍不可空虛蓋新墟乃荔浦各縣之總隘口此處嚴守則各縣皆可無虞擬俟安徽五百兵到時留其駐守新墟再以福勇佐之其次則壬山亦爲緊要必當嚴防

一新墟以北但用壯勇團丁稽丁即可防堵不必皆守以兵兵少故也

一荔浦團練現在分撥防堵人數不齊未能閱看其陽朔團練則在城稍有可觀其高田界牌名練丁三千實數不過一半昨日閱看甚不見好不知省中何以有甲於通省之名本司札令在城四百名又鎗手一百名每日人給口糧錢一百文小旗隊長酌加守界牌處挑取精壯五百名每日人給口糧錢二百文小旗隊長酌加均從本月十一日起至收復永安肇獲賊首日止另賞城內人四百千錢界牌人六百千錢爲製備器械號衣帽之用閱看之日賞城內六十千文界牌團丁名爲三千賞銀一百四十兩易錢分給以鼓舞之似可改觀也

一朱紹恩已白大樟前來荔浦據云所帶壯勇尙欠前八月日糧

未給已遣人至省局請領未到本司現給銀二千兩俾作閩月口糧矣

一省局解交舒守銀一萬兩令其接濟烏都統行營糧臺此時賊匪阻梗道路不通運往徒爲賊搶實難支應接濟惟有令楊道將轉運糧臺移至平南爲妥該守一面預備一面稟請省示

一省局解送向提台大營軍裝委員已至荔浦前路賊阻不通本司令其出平樂水運至梧州轉入濠江可到水竇大約旬日可達以上賊情兵事通觀之大病在我兵怯雖衆而心不齊諸將各人自顧而無彼此策應之心賊狡而時思竄越其不成股之土匪所在皆有不免附入賊中如大黎里向爲宵小藏聚之區中寬百餘里會匪殘破之餘不過三四千人附和之土匪則不知凡幾此時須先大破賊以震我軍威賊破而後攻城則賊易盡若賊未破而

急攻城則城一破後賊仍走開勢更蔓延而無可制賊之勝算是此一城乃聚賊之牢也聞此時賊日出搶掠積穀可三四月之守又聞有爾黨守城分黨外擾之謀故目前要策宜乘其尙聚進戰而大破賊爲上未知諸將能同心合力否第恐將尙有心而兵不出力耳俟到大營面晤諸將商議進兵破賊之事一面札飭合屬防堵各隘此時何處有壯若干何處有可用之團練若干奉司初來尙未得其實聖人云臨事而懼本司之懼深矣特此時衆人之怯已久不敢更以懼言此區區之苦心也

至新墟回成算已得事尙可爲狀 辛亥閏八月十六日亥時

本月十三日在荔浦稟陳一切計蒙鈞鑒是日戌刻接奉十二日諭示深慮將士不能同心奮力期約後時特備給諸將文件交本司相時度勢熟籌審定精誠禱卜復硃標日時作爲中堂親填轉

發諸營冀諸軍同竭忠誠不致各存私小之見仰見蓋慮忠誠金石可格必能上邀 蒼鑒下洽人和本司何人自問何能當此重任不勝怵惕悚惶之至維時已夜次早即前赴新墟是以未及稟復茲借朱紹恩於十四日啓行二十五里即係永安之杜木地方又五十里申刻到新墟地甚寬平人烟頗盛將到三里即有永安團練千餘人及署荔浦縣茅本蕙該縣訓導章世法帶領福勇二千人迎見尙爲壯盛接見永安州紳士皆言署知州吳江之賢城破時衆人勸其走出吳江不肯但令二子攜印墜城上省自同平樂協阿爾精阿衣冠至關帝廟拜神端坐賊至揮刃神色不變誠堪敬憫其妻及官親幕友皆被難惟一媳隨同民婦逃出現亦晉省等語當更詢訪地勢賊情與在荔浦見聞相同復出莫金燦所繪之圖令衆傳觀補其未備當以此間福勇乃前日中丞倉猝

僱募令茅令同朱紹恩細加點驗取其精壯汰其軟弱冀得實用酉刻接烏都統覆信謹照抄呈覽細按所言先破水竇與本司前稟先破城外之賊後議攻城意見相同戊刻又奉十三日來諭各件益欽籌計之深切周遠所以啓開茅塞者深矣十五日辰刻啓行十五里已刻過峽口至古排塘劉李二鎮營中相去里許各占一平山頂上每一大營外皆有二小營接應兩大營彼此相望其中大路誠爲扼要之地再南五里卽涼亭過去卽龍眼潭爲賊人安礮之所距州城不過數里先晤劉鎮方患寒熱服藥其病尙輕再晤李鎮患症相同而稍重王副將錦綉則患瘧疾正當其時是以未見細詢軍中之事兩人意氣尙好惟李以烏向二人不能用入爲言其人頗拙誠劉稍活動亦以所帶川兵未當頭敵而置之第五隊川中將士不免缺望又川中派兵各鎮不能簡選不過敷

衍差事是以不能得力等語此二鎮之言也是即不能同心之明
 證矣本司善言勸解二人云如果示期定日進攻伊必竭力用命
 但各人一路不願同在一處以免口舌其王副將身子本壯此時
 患瘧亦非虛捏隨於午刻回新墟適有中堂派往烏向處投文之
 戈什哈二人來見言在太平墟見向提台患瘧病大汗不出現在
 未知愈否伊尙要到烏處明日可往本司伏觀現在大局仍是防
 堵進攻二事以防堵言之地勢道里必先瞭然再冀賊人所向而
 賊匪又有不同永安一處即有土匪會匪不同土匪無大智慮據
 地可以自固其志已滿會匪頗知計慮不願據城自困此次永安
 在城之賊皆土匪也其會匪則除賊首外皆在外水竄莫村等處
 時謀退竄之路其竄也必探官兵空虛之處而行現以大兵皆在
 西南以為東南空虛故欲竄昭平平南今向提台自昭平迎來恐

其又有變計未必前往論防堵則凡賊能到之處皆當防堵然亦安能盡防亦不必盡防但論地之扼要若擇其要隘而守之則一處可保數處否則處處設防安得如許之兵勇乎撫憲來諭尤以省垣根本爲憂此不易之論也然入省之路甚多若云扼要則第一莫如荔浦之新墟蓋此處爲荔浦修仁平樂陽朔之總隘也新墟之堵嚴則省城自可無慮今劉李二鎮大兵四千駐營古排茅王二令各帶福勇于數百人助以本地團練其壬山間道則已囑劉李二鎮派練丁四百名于總管帶往該地駐防每日派兵四百人巡哨其地距古排不遠往來甚易可謂嚴矣嚴新墟正以防省垣也其次則昭平一路可由平樂而至陽朔今向提軍方自昭平進兵賊匪未必敢往彼處然不可不爲意外之防本司現委朱紹恩帶舊僱福勇四百名同甯城之東勇四百名前往昭平擇要防

堵昨據署昭平令沈致治稟稱自僱壯丁六百五十名分守各隘甚覺單弱已經舒守撥該府所僱壯勇五百名接應本司現復飭卸署平樂縣事宜山縣令姚慶布督同投効千總羅景燾前往管帶全沈署令相機策應現奉中堂行文向提台酌撥弁兵前往亦可無虞其平樂府城亦爲緊要舒守前因永安失守馳至荔浦今本司在此自當令舒守仍回府城督同聯令辦理防堵事宜安徽兵到非防昭平卽防新墟湖北兵到宜甯守省城所有烏都統行營糧臺已有委員蕭令無須舒守辦理矣修仁一縣僅有勇二百五十人尙嫌單薄舒守現委高謙帶勇一百名前往本司擬新墟兵勇旣多亦可以撥福勇五百名前往協堵今餉道已通更無阻碍至於轉運糧臺之事海州太遠而本司現在荔浦或卽由荔浦轉運亦無不可現有徐收及張爲柄伍繼勛陸壽愷在此可以兼

顧其進剿則本司前稟先破城外之賊乃可攻城烏信亦持此論
自不可易但烏以孤軍不深入必須向提與長李二鎮合力乃可
中堂來諭誠爲至當向之遲來存心何若雖不可知而患病欲稍
養息亦係真情聞其往雇潮勇大約待之且省局委員製備帳房
鑼錫器械等件委員於初十日甫至陽朔不知向之所在本司告
以向在昭平令其由平樂解往計十一日自陽朔啓行十三四日
必到昭平交向矣十四日軍裝甫齊則前此之不進似亦可原頃
奉中堂十三日戌刻諭以現作溫語勸之此着妙極本司現亦作
書相勸矣向提及劉李二鎮既到則烏軍大振自可定期進攻先
拔水賈水賈一拔則賊膽喪矣再攻莫村大頭子多在此處莫村
破賊必退入城然後攻城此一定之事勢也會匪仍三四人戰
手不過二千此次人衆乃土匪倍於會匪不足慮也平南土匪梁

亞介一股卽二千人可知其他羅亞旺范連得皆土匪也本司愚
隨承中堂委任至重不敢不竭其心力成負既定事尙可爲願一
以鎮靜處之幸甚

覆陝軍中雜事狀 辛亥閏八月二十七日未刻

二十六日一稟具言向提督覆書於黃村仙迥里擇一要隘進兵
又得劉李二鎮信言向提軍已至古帶冲紫營之事并奉二十四
日午刻手諭聞賊將竄濠江指授機宜數條皆爲精當隨卽信致
烏都統囑其同張敬修豫籌辦理矣今晨竊推託中堂之意信致
向提台囑其約同烏軍一攻水竇一攻莫村而以劉李二鎮兵進
拔龍眼礮臺直抵城下陽爲進攻以牽綴城中賊匪此皆中堂前
日指示之機宜也致向信稿抄寄呈覽聞向言其軍中缺費擬由
本司處解送銀一萬兩俟省局銀到卽解今先遣人探看運道尙

不能通則仍由荔浦解平樂而昭平乃至古帶沖耳向書言其糧
臺曾丞在梧州候潯州轉運不知何日方到恐急需也潯州轉
運太遠而遲不及軍用計自省到潯須十八日由潯轉撥到梧需
四五日再由梧到昭平而大營又需四五日再計當兩旬矣若省
中水運直到昭平不過四五日昭平到大營只一二日不過六七
日多則八日耳不知省中諸君作何議論而不肯聽也軍中只要
銀不愁無米大營所在遠近村民皆挑米物往賣猪肉水菜皆有
如同小市諸君未曾見耳其軍裝器械火藥必須省運并非行營
委員所能備辦惟油燭茶葉紙張零星雜件當由委員備辦此等
物件平樂府皆可買備何必潯州卽如前奉札飭沿途各縣預備
米糧蓋恐兵行到處缺食故令其接濟也然兵行缺食乃山中荒
僻之處或行小道無可買食此不過偶一有之非到處皆然也此

聞奉文之日舒守王丞皆買米各數百石并乾糧等物而劉李二
鎮回以不用令其且貯新墟惟舒守之米糧運往烏營不知果合
用否此等情形省中不及知之也又營兵不願領米而願折銀以
折價米每升二十六文向民間買不過二十一二文也但有備無
患之意不可不辦若謂必用則不盡然矣瑣事上聞以係軍中實
在情形不敢不陳明也劉李王向皆病購金腿數十條彩蛋數千
個小菜數百罐送往此物營中皆無買處故必須備送本司雖非
糧臺豈能漫然乎風聞二十五日向軍到古蘇沖爲賊燒傷官兵
未曾安營不聽進兵黃村之言誠可恨也今晨遣人送信并探此
事矣

濠江虎船撤防狀

辛亥閏八月二十八日午刻

二十七日接管帶虎勇戰船投効官謝有庸何步丹稟稱職等前

奉右江道張札飭虎勇船隻駛往藤縣之濛江一帶堵剿賊等遵
卽巡防堵剿在案茲於閏八月初八日奉翼長道憲許札開現在
韋逆刻已竄入永安州所有昭平平樂一帶河面尤爲緊要合行
札調該員卽督帶虎勇等由梧州換船馳往府河並附近水陸一
帶擇要隘口小心防範倘遇賊匪竄出欲圖潛渡立卽奮勇堵剿
等因職等遵卽督帶虎勇船隻駛下梧州轉換波山船挑選強幹
虎勇壯丁三百名頭目十四名隨帶大礮軍械馳往昭平平樂河
而一帶水陸擇要隘口堵剿所有虎勇戰船七隻壯丁四百九十
名頭目二十八名共五百一十八名除派換船剿辦外尙有虎勇
一百九十名頭目十四名現在投効從九品巫棠管帶在梧州府
河一帶防堵等語本司聞之不勝駭異查賊在永安州城而以精
銳駐營水寨其外備船三十餘隻以爲外竄入江之計所以烏都

統札飭劉繼祖等船在濠江堵守江口也濠江乃水竇入江之水口最爲緊要本司深慮賊之外逸尙思向提台大軍至黃村山門隘紮營一以防其外逸二可與烏都統內外夾攻破其水竇之賊今向軍不到黃村而從仙迴嶺至古蘇村未及安營爲賊所燒已爲失算尙恃有虎勇等船在浚口堵其水口今許道不知地勢情形並不稟商輒自妄調棄最爲緊要之水口不守將虎勇等換船調往昭平平樂一帶河面遠而無用設賊匪外逸將何攔阻夫用兵之道成算不過一着兩着本司奉卹堂令札憲台札飭責以防堵進剿機宜今向提台既不用進兵黃村夾攻水竇之言許道又將堵守濠江要口之虎船別調疎防水司在此徒深焦灼深恐辜負憲恩貽誤大事不勝愧悚

向提軍開路放賊言不可恃狀 辛亥閏八月二十九日

二十八日甫陳一稟言許道撤守濠江之虎勇船調防平樂昭平一帶河面及向提台不用夾攻水竄之言恐悞大事并成林三百兵已到荔浦等情去後連奉中堂二十七日兩諭前言向提軍來書言兵宜合不宜分弱此言良是又云攻城宜開放一路使逃我兵緊緊追擊使其不復成隊不數戰可以殲除此言未能盡以爲是也開路攻城之法古人有行之者未爲不可但躡後追擊之兵果能追及使其不復成隊否向軍平南之敗非賊已敗逃之後乎敗逃之賊尙不能擊乃謂使其不復成隊可謂大言欺人矣至云南路爲賊蹂躪之區前有大江之阻濠江又有張釗水勇堵截該匪縱欲回竄我兵緊緊追擊該匪卽難遣逃殊不知平南藤縣一帶土匪仍多此間獲賊姦細供胡以洸有弟胡以章匪黨二千人尙在大黎胡以洸作書使其往召來永安相助是其明證本司早

已料及謂其必爾匪黨守舊巢矣此次守濠江之虎勇已爲許道
撤調張劍在彼勢孤果能攔截逃賊乎一到平藤該處土匪必出
接應我兵追之果能得利乎甚矣向言之不可恃矣但此時不能
遙制姑且聽之明諭刻下烏單獨在西南兵力尙單諸軍何處有
餘猶慮量爲添撥但此時各路兵皆在此矣何處尙有可添撥之
兵乎惟有專待湖勇耳不但向軍待之也同日又奉諭示謂聞向
軍待湖勇至方動手萬萬不可令本司多備乾糧以爲諸兵追賊
之用本司現已連衣製備乾糧人子炒米粉二升麵儲入個作一
布口袋盛之掛於項下而行擬備一萬人之用矣今晨烏來信言
古州李鎮由仙迴嶺進兵欲至龍紫嶺紫營爲賊所敗營盤全失
且多傷亡兵已退回似此情形諸軍其可恃乎古州李鎮所將卽
向之兵也其兵將如此非復六七月間之比矣向兵久不可用獨

賴向一人之勇而輕銳有餘持重不足平南敗後其氣餒矣知衆兵不可恃故望潮勇而用之今欲其不待潮勇是驅此數千人而之死地也中堂之意以大兵旣集而不動手賊必四竄誠爲可慮將悞謂向軍已至而未知李兵先至而敗耳軍中情事頃刻百變不能盡如人意使人喚奈何矣烏書亦謂候向軍門之信再作籌酌請中堂悉以誘之烏向合謀庶其可也此時要緊先令省局速備鍋帳送往向營備用此乃急需之物萬不可遲向軍若改由黃村山門隘紮營最好但其意要開水竇一路使賊逃矣若仍由仙迴嶺則不能夾攻水竇只可令其往攻莫村而烏攻水竇蓋此兩處互爲應援若分攻之使彼不能應援或可得手是亦不得已之一策也

請叅李瑞狀 辛亥九月初二日

竊署古州鎮李瑞自本年五月開堵守象州地方被賊竄出新城
前署撫憲周未子糾參八月間中堂再令其駐紮古城堵賊復任
其竄出永安至於州城失守蒙 奏參摘去頂戴仍交部嚴加議
處已奉 旨允准在案該員理當痛知愧懼力圖振作詎前月
二十五日向提督令其由昭平之仙迴嶺進兵至永安之古蘇沖
內龍鰲嶺紮營乃不小心巡邏致二十六日寅時營被賊匪燒劫
該將棄之而去鍋帳軍裝全失退回昭平不敢復進遂鼓惑大兵
全隊改由平樂荔浦藉口防守北路棄永安南路賊營不問似此
恆怯無能戴罪不知振作之員留營無益且使各營將士效尤不
遵軍令不知 國法所關匪細本司職任臬司有彈劾之責現
又充當大營翼長出駐荔浦籌商進剿防堵事宜理合據實稟請
中堂特予糾參將李瑞從重治罪以爲諸將不受將令之戒

向提督藉病逗遛狀 辛亥九月初四日亥刻

本月初四日連奉初二日兩次憲諭以潮勇到粵需時不可坐擁一萬餘兵而不動手誠哉明諭也此間自前月二十日烏都統及劉李二鎮約期進攻之後日望向軍到地爲夾攻之舉盼眼欲穿始得其許到黃村或仙迴嶺一信候至二十五日聞其兵由仙迴嶺進方謂可以合攻矣乃又寂然聞其已自龍巖嶺敗回又兩日始得其敗回之詳乃古州李署鎮而非向也又二日乃知向軍見李敗回遂不敢復由此進竟改由北路自平樂繞荔浦而往新墟又不亟行遣長李王等之兵由陸路行自由水路計昭平至平樂本止一日程乃長李之兵自二十八日啓行不行大路故從小路沿河迂滯今已行六天不知前隊今日能到荔浦否向行水路上水更遲又聞其患病未愈兩腿浮腫又有上省之說本司知其久

病而兵不可用料其必須潮勇生力軍之助故欲以潮勇助之非勸其待潮勇也中堂嚴責之不動善諭之不動使人憤懣欲死昨以紅白稟請叅李瑞從重治罪以爲諸將不用命者戒亦無聊之極矣伏乞憲諭一若本司不急行催而聽其逗遛觀望廢時玩寇者不勝惶恐之至此時諸將獨烏都統一軍數勝實能大挫賊鋒然其力止此矣大舉非向合力不可而向之舉動如此中堂亦無如之何姑聽其自北路進兵特開水竇一路以爲南竇烏都統來書至爲之慟哭事局如此豈本司有玩寇之心哉昨奉中堂手諭以待向軍到同劉李之軍全力攻城使烏一軍陽攻水竇并阻莫村之賊本司立即飛致烏與劉李遵照辦理明知非策而爲之今抄烏李來信本司致烏劉李信稿呈閱凡言兵數有虛有實虛者不欲使賊知我兵之少然不可以自欺今諸軍病傷實多可用者

不及其半此等事原不肯言恐賊聞之而不敢不以告憲台也茅
令言新墟一帶瘟氣甚大壯勇民人病者死者甚多頗有傳染之
患則軍中可知矣惟憲台明嘗焉

會商分派官兵進剿攻城狀

辛亥九月初五日亥刻

本月初三日日本司接奉諭示賊踞州城必當迅速克復令本司約
會諸將一面攻城一面分攻水竇莫村之賊以牽制之俟攻城盡
殲其踞城之賊回軍南擊兩路截殺等諭奉此當經本司飛致各
路並都統在案查向提督現在患病回省所有各營官兵係交都
統一人統帶沿路趨行於九月初五日同天津長鎮行抵蒞浦會
晤本司當經熟商事宜以都統現帶各營兵勇必須分派以專責
成除仁勇義勇壯勇等九百名先經都統札飭投効之陶昌培楊
瑞乾劉孟三管帶赴昭平縣協同防守外現在議定天津長鎮統

領湖南官兵同湖勇二千名以副將博春參將成林遊擊瞿騰龍
候陞遊擊鄧紹良鄭魁士守備朱占鰲朱興湖候補守備王俊管
帶又湖勇六百名以候補知府陳瑞芝管帶作為前隊都統巴清
德統領四川兵一千五百四十名廣西兵九百名以副將奚應龍
參將巴彥布都司向承恩揀發都司額爾和泰儘先都司馬大遠
守備魯占鰲張宗文管帶督後策應定於初六日由荔浦啓程前
過新墟到古排塘與劉李二鎮合營紮住即日天津長鎮會同劉
李二鎮由北路進兵先攻奪龍眼潭等處賊礮臺并知會烏都統
以兵自南路夾攻以通我兵之氣川滇楚粵各兵即進紮營盤都
統巴清德同各鎮將面晤烏都統約期攻城并分攻水竇及莫村
之賊一俟中堂定期札到立即遵照行事其徐州松署鎮原帶之
安徽兵參將成林原帶之湖南安徽四川兵各歸本營以便管帶

合并陳明所有都統本司會商分派進兵緣由除飛咨各鎮外理合會
銜聚請察核批示遵行

再者進攻州城及水竇賊匪事宜向提督意見不同眾人噴有煩
言本難與共事現晤巴長二位及眾將官皆以爲賞罰不洽輿情
今旣因病晉省兵勇悉交巴都統管帶今日本司會商甚覺情同
意愜烏與劉李三人接到前日知會俱已回信並無異議一俟中
堂定期札到卽遵照行事察看輿情大爲和睦氣象甚好或者中
堂一片忠誠上格 蒼昊大功將成故諸將和睦也惟攻城之
舉雖云巴長劉李攻城使烏攻水竇莫村之賊然亦必我兵彼此
通氣查古排至佛子村三四十里其中自龍眼潭北勞村六廟村
西河街新村圍嶺皆有賊礮臺隔絕劉李之兵同烏兵聲氣不通
辦事殊多不便必須巴長劉李先將此一路數處礮臺攻破與烏

兵通氣面商如何攻城如何攻水竇及莫家村方能得手耳地利情形必了然乃可辦事未有冒昧行之而能成功者也昨日烏都統寄一地圖頗細今以呈覽又今日巴長兵勇到荔浦名爲五千七百四十人內除病傷亡實止五千餘人又巴都統派撥仁義等勇赴昭又以安徽兵歸回徐州松署鎮外二人統領各止二千餘人劉李二鎮之兵名爲四千除病傷外實有三千人本司助以福勇一千共成四千此兵之實數也叅將成林原帶三百兵守新墟今巴長熟商各營兵宜歸各營方可得力零星分開大不相宜是以此次仍使各歸本營成林仍隨長鎮帶兵而以向處所分之安徽兵歸還松鎮使馮景尼管帶往守新墟一轉移間彼此合式巴長二位此次兵勇五千七百四十名已每人犒賞銀五錢人多不能一兩合并陳明

覆中丞兵數覈實狀

辛亥九月初八日辰刻

本月初四日亥刻具稟向提台因病逗遛不至情形許初五六日
可呈鈞鑒矣初六日巳刻奉讀初四日亥刻憲台手諭知本司上
節相定期合兵攻城一稟已蒙鑒悉是時尚未定知向提台果遂
棄兵晉省也初五日巴長二位到荔浦始悉向果晉省請假是前
言其氣餒不敢戰欲待湖勇者非謬矣向一敗而餒李瑞一敗而
又餒餒者向李也本司揣知其不可用非一日矣不幸而言中豈
美事哉前者請叅李瑞之事本欲通稟因恐不便於節相是以用
紅白稟單上而心慮其未必肯行昨得回書但以所言爲極是而
仍令其防守昭平甚恐節相以李瑞新放左江鎮又帶兵無人而
強用之也昨出稟稿示巴長二位頗知做懼並抄寄烏與劉李矣
故一聽本司之言分兵同進與烏劉李定日進攻也初六日又得

節相密札使本司擬定日期殊筆填發遂定填於初十日辰刻各營出兵午刻攻城矣前擬令巴長劉李先奪龍眼潭等處賊礮臺以通我南北兩軍之氣繼思爲時頗促恐其悞事又飛致諸將徑往攻城囑烏軍先出攻水竇及莫家村二處想無異說也惟軍中病者甚多大將自巴向長劉李皆病外副將自王錦繡以病乞假回省安義王鎮病在梧州和春病重口眼全歪尙在平樂博春病稍愈而尙不能騎馬遊學以下頗多而不敢言病至於兵丁則無日不有死者情形如此非簡練軍實不可所以前日從巴長二位考其實在據天津長鎮面開一單今以呈覽此乃約畧言之尙恐不止如是也然只能憑此行事矣本司生平不作虛浮誇大之言故每事皆求實在幸邀憲台見知迥殊常泛何敢欺罔耶節相出臨陽朔本當前往照料但现在軍事要緊擬明日前往新墟一以

催督諸將二以距永安只三十里探信較速必自往乃可節相必不以照料不周見罪耳

接省信知揆帥已將向李二人嚴叅可以作士氣矣

我兵進攻龍眼塘未克攻城狀辛亥九月初十日申刻新墟

本司於初九日帶新僱東勇三百人進駐新墟紮營使都司馮景尼帶安徽兵往同松署鎮防守壬山又添派猺勇一百名守通茶山之路去後遣山東守備周光碧桂林把總庾文昌於初十日五鼓往古排塘隨同劉鎮前進觀陣茲於午正據庾把總回新墟報稱官兵分四路進攻至龍眼塘礮臺賊於其處築長礮牆從牆洞開礮兵勇正在抵敵忽賊從牆外四路撲來時我兵分路往北進者已到紅廟距城不遠聞龍礮臺打仗未能即過回來策應而賊亦添來者紛紛自山壓下我兵抵敵不佳只得收回是日長劉李

三鎮俱出督陣惟巴都統守古排大營雲南李鎮帶兵出征尙未能騎馬方攻龍眼塘時頗聞南路礮響知係烏都統出兵及後我兵既退不復聞南邊礮聲大約慌亂不暇之故等語正在查問間周守備回言本日兵分四路雲南李鎮兵爲前隊長鎮湖南兵爲左隊福勇潮勇爲右隊劉鎮四川兵督後初進之時甚好前隊左隊皆有所獲并燒賊村兩處右隊福勇進攻亦好因欲抄賊之後遇伏而退其賊見我右隊勇退遂來夾攻我之前隊是以抵敵不住而退左隊見之亦退後隊往前接應已來不及我兵退走擁擠不免亦有傷亡等語至其詳細應候劉李二鎮及烏都統信來再報

初十日進兵情形狀 辛亥九月十一日新墟

初十日申刻馳報我兵未能攻城情形據庚把總周守備先後所

報不同請俟巴劉長李等信到方知其詳去後是晚亥刻未見來信有省來古排塘之投効職員許炳東從長鎮營東來言是日隨同長鎮進攻各兵係到龍眼塘分派三路前進長鎮爲中隊帶湖南兵劉鎮及巴副將爲左隊帶四川兵蕭都司秦如虎帶廣西兵雲南二叅將帶滇兵爲右隊到龍眼塘分兵前進李滇因病未行左隊連奪三處礮臺焚賊村兩處中隊潮勇福勇直至永安州城北門外之後山山上有賊營二座潮勇首先進攻賊不出營惟於牆眼內放礮潮勇有二人受傷佯退誘賊果見賊匪出營來追湖南兵上前打死賊匪多名并轟斃執黃旗一賊山上竹林內營盤之賊及城內賊匪見之紛紛齊出攻撲中隊召右隊之兵策應因隔兩小河未至中隊抵敵不住只得收兵右隊先退左隊亦退我兵損傷無多深爲可惜等語向使右隊見賊夾攻我兵之時速來

策應大可得手惜乎李能臣病不能行也該投効之言如此與昨日周守備庾把總所言多有不同似較詳細長劉二鎮自卽有稟以此三人之言叅校可得其實令該投効至陽朔叩謁可以面詢一切本司亦卽親至古排面詢諸人再商後舉其烏處至今未有信到合并陳明

親至古排查詢軍務狀

九月十二日巳刻新墟

本月初十日進兵之事業經兩次具報在案本司因前後來員所言不同于十一日親至古排各營而昭巴都統及李長三鎮細詢情節該投効職員許炳東所言近實惟進兵實係四路蓋劉鎮係左隊另派有福勇在左隊之左又以周守備所言得實是日左中二隊之兵打仗甚爲出力潮勇尤其奮勇而巴都統至稿同劉鎮會稟未曾敘及以中隊左隊之事作爲該都統所帶將官之事出

力之潮勇一字不提。衆人噴有煩言。巴都統不識漢字。質地忠厚。一切皆其手下將官所爲。劉鎮以其統兵主稿。不能與爭。長李更不能言。本司以現在用兵吃緊之時。豈可使兵心不服。且巴都統以前日未能成功。又令各營更于十二日辰時照舊進兵。本司以前日烏都統一路如何。至今無信。若再進兵。仍當約會同進。必得烏信。乃可。巴都統不候前日烏兵之信。又經發信約會本司。到時已無及矣。切囑劉鎮以候烏信。回力言。不知其聽否。本司以諸將甫經和睦。乃大好事。而如此稟事。恐失兵勇之心。急傳管帶潮勇頭目及前日中左兩隊將官。面加獎勵。賞潮勇及中隊兵銀八百五十兩。賞左隊出力兵銀五百兩。衆乃歡欣鼓舞。察看其情。或尙可用耳。

再者初十日中午。隊誘賊出營。湖南兵正在出力打仗。而城內之賊

復出長鎮使人持令箭招右隊前來策應右隊不遵空放兩礮而退大功不成實由于此可恨之至應請中堂嚴札飭查右隊帶兵將官何人予以嚴懲

十九日進攻報中丞狀 九月二十日未刻新墟

十九日寅刻南北兩路官兵進攻湖南兵同潮勇進攻西面賊營長鎮帶病督之賊如前閉守不出潮勇佯退賊出營來追湖南兵迎上潮勇復回用連環排鎗打死賊數十人敗走中路雲南廣西兵方攻五將廟賊營西營賊復往助之雲南廣西兵將退見有大令不敢走復奮力迎擊將賊打敗四川兵進攻東路紅廟賊營賊亦不出久之仍用佯退法賊從山上來追被四川兵回身擊之亦殺斃數十人生擒執黃旗賊目一人將其北樓村燒燬此劉署提之兵也三路共計斃賊百餘人擒賊目一人燒村一處申劾收兵

烏兵攻莫家村甚力不知殺賊若干遙望焚燒賊屋不少北路收兵猶聞南路礮聲未已此十九日南北兩軍進攻之大概情形也大兵連日打仗得勝之兵當賞傷亡及病兵當卹皆需銀項前經札行支應局提銀六千兩欲北路四營各以一千兩交其主將烏營亦予二千使得隨時獎賞鼓勵士卒聞省局存銀僅二十餘萬前奉憲札撙節支發固是正辦然有能撙節有不能撙節者未可一概拘泥也中堂昨日來諭令諸軍佯作攻營而乘間襲取其城揜渠復城而不必守誠爲美事但目前諸軍將不過中材以怯而罷病之兵每日打仗僅能小勝耳欲其辦此實未見有能行之者也烏之一軍最爲精整矣其兵名爲五六千實在不過二千七百八耳一軍獨當水竇莫家村兩營之賊實爲不易昨日來信求以潮勇二千助之云得此二千人可以先取水竇再破莫村蓋凡打

仗必畱守營之兵已去五分之二又分兵爲二如攻水竇必另派兵防莫村之救援如攻莫村必分兵以防水竇則兵又去一分實在打仗者僅能及半耳此未到軍營者所不能知也故烏求添潮勇而議者不察以爲南北有兵勇萬餘人何以不能滅賊局外不知無足怪耳賊此時惟死守營盤不出待我兵饑疲之後乃出而掘我誠善用兵者也此之謂以逸待勞而我兵旣疲於往返又疲於戰鬥此兵家之大忌也而書生不知輕於言之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豈有不知彼又不知己能用兵者乎中堂天分甚高而未歷行陣時有未了然之處不能不勉強從之事不能成終亦明白耳謹密陳之

古排軍中回言事狀 九月二十三日刻新墟

昨日至古排見長小泉神氣目光尙好言語清楚談論兵事一如

平時惟長臥不能起坐不能飲食不吃稀飯并米湯不能下嚥食則嘔吐正說話間奉到中堂二十一日亥刻信出示之信言其甚長進會打仗燭本司善待之以鼓其氣等語本司告以中堂前信有云小泉爲人帶累伊聞之以爲冤枉已自甚喜本司復告以已稟請中堂速調令弟前來大約五六天可到伊尤大慰蓋其病係鬱怒傷肝木氣克制脾土今心事已白其弟可來病根已去朱紹恩言其脉氣漸好當可不死矣然總須其弟老三來也伊言八旬老母尙在漳州總想接往天津去綏靖李鎮已以本地薄棺收殮營中將士送回本營但其家在甘肅身邊一無親人情實可憫中堂入 奏當有開復處分 恩卹可否將長小泉連日打仗得勝撫馭將士得宜之處請予一併開復原官出自鴻施幸甚承示李孟羣請帶勇來營欲令其由壬山攻賊東面好極但東面甚

空止李孟羣一千餘人前往尙形單弱似可以安徽兵同往安徽兵并不軟弱潮勇以安徽兵有膽氣深和結拜所云軟弱之言似不確也壽春宿穎之人風氣勁悍好鬥與漳潮相似何謂弱耶我兵自壬山前進則賊不敢由此前來其時或另派人往守亦可也北路添李孟羣之勇一千四百人又添潮勇一千軍勢旣壯又本司昨將支應局解來六千金除分送烏營二千外又送北路各營備賞衆心益形鼓舞本司許另備猪鷄各數千隻酒千瓶送去令諸營將同兵勇焚香盟誓彼此相願同心協力和鷄血酒飲之衆人皆喜果爾則皆可用矣烏遠芳所言若得潮勇二千則水竇可破塞仔水竇紮營則賊無竄路莫村在掌握之中并接應北路攻城挫首中堂甚壯其言而從之洵爲明智納言不勝欽悅之至但望李孟羣同潮勇早到一日好一日也聞賊又捉夫欲走三昧窟

一路往傳猺頭尙未來不勝者急猺頭一到此路截住則無虞矣連日天雨大是初冬氣候非復前此亢燥或者氣機已轉乎巴劉已定計挑募敢死之士并商烏同辦矣又巴劉言火箭用完要用甚亟望諭局中趕造送來以多爲妙

正繕發間得二十二日未刻來諭以仁義勇若調大營昭平益覺空虛實爲至當本司前者一以昭平人不愿二以北路兵勇少人之故今有李孟羣之勇則勝此仁義勇多矣然則暫且緩調亦可當告知巴都統來札一件且存不發矣賊到荔浦之說前獲犯供卽有此語言由三味猺一路行走到荔浦所以亟往傳猺頭也據云猺頭須二十四日可來覓人爲猺頭所信者往傳惟此間監生韋拔揚富而急公爲猺頭所信必須此人去也此人前日來言往返要三四天許于二十四日來矣

先生自戊申歸里谷後進方植之先生以抱真名告先生亟欲枉駕先君子以其爲鄉賢命抱真執弟子禮以見先生曰聞吾鄉子弟近多附理學後夫古人明道潛修人稱之爲理學今士自以之鑿眉宇間女宜多讀古人書以擴心胸增知識求實用復賜以所著全集抱真受而卒讀莫能窺其涯涘惟言政事之文尤有實效其全集編海內固已仰其學行今慕庭以尺牘與條程若干則見示多緣奉命粵西勦寇而作惜無信用其言者慕庭不忍棄父書欲剗剔以存而讀是書者亦可以知當時事變而深諒先生之心矣門人胡抱真敬跋